

竺摩法師對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影響(三) 繼 旻

上文所見，可以發現到當時竺摩法師對於推動佛教的使命感，與改革佛教熱誠，表露無疑。在動蕩不安的時代，竺摩法師依然不忘佛教教育的重要性。



圖七：一九五一年於香港正心佛學院開學留影
資料來源：三慧講堂提供

(二) 編輯《覺音》

除了講經說法、辦學授課之外，竺摩法師在澳門期間也編輯《覺音》雜誌；這是澳門佛教界有史以來的第一份自己編輯出版的刊物。當時的《華南覺音》⁴³的出版對竺摩法師而言是充滿著無限的希望，如其所言：

無情的戰火，隨著魔軍瀰漫了大江南北，不但無辜的平民受其摧殘，即無辜的教育文化機構亦被毀滅殆盡了！就是我們佛教徒與佛教教育的文化學院，受其屠殺蹂躪和毀滅。……所以在今日的我們，除在前線赴湯蹈火救護眾生或犧牲者之外，在後方亦須以鑄智慧的利劍用真理來擊傷敵人的精神，這就在文字的宣傳了。⁴⁴

由於編輯和出版《覺音》月刊，是竺摩法師在澳門弘法期間的一件重要活動。因為，《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但是，由於多種原因，《華南覺音》以及遷往香港後改名的《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

，是竺摩法師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才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於成爲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和《佛學半月刊》並列爲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這不僅擴大了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也極大地推動了澳門地區抗戰期間佛教文化的發展。不僅如此，竺摩法師在澳門編輯出版《覺音》雜誌，是他來港澳地區開展弘法活動之後傾注心血最多的一件工作，隨著《覺音》雜誌在海內外影響日益擴大，他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也隨之不斷擴大，因此，主持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實際上是竺摩法師開始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贏得廣泛讚譽的重要標誌。⁴⁵

他主編《覺音》雜誌，主要是把反映時代最貼近現實生活的內容作爲其主要目標，並將宣傳和鼓勵以寺僧爲代表的佛教界奮起抗擊日寇的愛國愛教精神作爲主要內容。⁴⁶ 如他在〈關於本刊的遷居及其他〉如此的描述：

談到這刊物，它的產生和我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它的連續維持，自從第七期我編了太虛大師專刊以後，卻在文稿方面和我產生了一些許關係，因此我也時常想念它……。內容

的性質，是思想的路線，也是本刊今後的方針；但這路線和方針，都在希望中，尚渺茫得無從說起；可以說的本刊今後但求質的提高，不求量的擴充。一，多載理論文字，如專門研究佛學心得的學術理論，建立佛教新思想的時代理論，適應佛教大眾化的通俗理論；二，多載佛教文藝作品：如小說、戲劇、詩歌。三，多載時事評論，包括佛教內部的時事，和外界發生了有關佛教的時事，或學理言論的評述。其他：生活在淪陷區裡的同胞們，希望能就實地的生活思想所得，寫出富於正義感的文字，來感化人，來推動感化教育；獻身戰地做宣傳救護工作的同志們，亦希望就實地生活所得，寫些內容充實的稿子，使遠在海外的僑胞，可以從中探析祖國的同胞們在劫難中所表現的大乘行者對於社會人類服務的精神。⁴⁷

從這段話，我們不難看到竺摩法師接任編輯《覺音》之後，一心一意想提升其內容的品質，關注中國內地的抗戰救國活動，熱切希望能夠把這種最富有時代氣息的生活內容和菩薩行者之觀念，及時地介紹給港澳和海

外同胞。與此同時，《覺音》也把報導師和宣傳內地寺僧積極參加抗戰救國的活動和思想作為重點。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覺音》月刊所發表的許多近代內地高僧和文化名人的佛學論著，也是當時內地佛教界文化界學術思想的一個重要側面；如楊慧貞居士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⁴⁸、巨讚法師的〈宗教與民族性〉⁴⁹和太虛法師的〈佛教與國際反侵略〉⁵⁰ 諸文等等，都是抗戰時期中國佛教界學術文化成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促進了內地佛教文化向澳門的直接傳播和澳門與中國內地間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國內受難，港澳危急之時，竺摩法師以極大的勇氣和非凡的毅力，只靠一個人的雙手和雙腳，承擔《覺音》雜誌從徵稿、編輯、校對、印刷、發行和通訊等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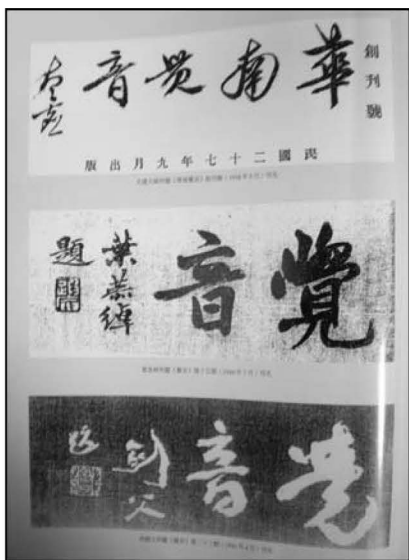
承林主供給食住，社董大德的發心捐助刊費，拚我自己個人的餘力，忙著編排、校對、發行（發行也請同學們幫忙），乃有這小刊物的生命得以維持。尤其是校對，每次對得你頭昏眼花，送稿跑得你腳痛骨疲，像這幾天來天天有風雨，我也需在風雨中往來對稿。⁵¹

因此，何建明教授認為這段話正是竺摩法師編輯出

版《覺音》雜誌的真實寫照，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振興中華佛教文化、增強佛門內外抗戰救國的信心和責任感與使命感，是不言而喻的。⁵² 此外，黎明教授表示：

我相信《覺音》雜誌的出版與推動，是受太虛大師及弘一大師的思想影響很大……。我印象中當時香港及澳門的出家人都是拜懺、念經而已，但竺摩法師跟他們不一樣。我很尊敬他，對他的努力與奉獻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⁵³

《覺音》雜誌自第十二期由竺摩法師主編，自第十三期由竺摩法師在澳門獨立承擔全部徵稿、編輯、校對、印刷和發行及聯絡事務，到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出版後，因竺摩法師積勞成疾需要易地療養，又無適當人選接替他的工作，而不得不停刊，前後總共只持續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但是它在澳門和海外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對於繁榮抗戰時期的澳門佛教文化，推動澳門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⁵⁴ 《覺音》月刊的編輯出版，也與內地宣傳抗戰救國救教的一些著名佛教刊物，如桂林地區的《獅子吼》、浙江省縉雲地區的《人間佛教》、上海的《佛學半月刊》、成都的《佛教論》等是遙相呼應的。《獅子吼》編



圖八：竺摩法師於港澳時期所編的《覺音》雜誌

資料來源：筆者翻拍於《竺摩法師與澳門》頁三十四

者曾評價說：

澳門竺摩法師主辦《覺音》以來，因內容充實，深得佛教界之贊許，與本刊亦互相呼應，以求促進新佛教運動之實現。⁵⁵

由此可見，《覺音》月刊在當時海內外佛教文化界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因而，太虛法師在一九四一年發表的《抗戰四年來之佛教》一文中，特別提到《覺音》月刊的歷史貢獻。他說，抗戰四年來，《覺音》月刊與上海的《佛教日報》、漢口的《正信週刊》、浙江的《人間佛教》、桂林的《獅子吼》等，無不在佛教立場上，發揮抗戰綱領之理論。⁵⁶

何建明教授認為竺摩法師在抗日戰爭期間以澳門「僑僧」的身份為內地進步佛教報刊撰文，讚頌內地佛教学士們愛國愛教的精神風範，並藉以自己積極支持國內抗戰救國救教的熱切心願，充分反映出了竺摩法師為代表的澳門僑僧雖身在海外，心繫祖國，以高度的愛國愛教熱情與內地的佛教文化界保持緊密的聯繫，互相鼓勵、互相支援，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積極推進佛教文化的新發展。⁵⁷而黎明教授也覺得竺摩法師是具有愛國護教的精神，如他所說：

竺摩法師在抗戰時候從北方浙江江南地方來到香港澳門，他是為了避難而來；他也是一個愛國的出家人。他要把愛國思想在佛教重複，他到了澳門以後，當時的日本人打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使他不能回去，就在澳門。竺摩法師的詩、書都寫得非常好。⁵⁸

由上知之，竺摩法師不僅在澳門通過編輯出版《覺音》月刊，向海內外宣傳抗戰救國救教思想，而且他還通過《覺音》社以澳門佛教徒的身份，與中國內地的愛國愛教人士友好交往，擴大澳門佛教文化界在海內外的影響。我想當時是因為為了要抗戰很多名人都從中國

內地逃到澳門來，當時這些文人包括集在一起寫了很多文章是爲了要表達愛國的精神。當時竺摩法師編《覺音雜誌》，也有很多畫家、詩人、出家法師包括太虛法師、芝峰法師、巨贊法師及大醒法師等都有寫了一些文章給《覺音》雜誌主要是爲了要宣傳抗戰、救國、護國及愛教的精神。

(未完待續)

註：

43. 《華南覺音》由於地方性的色彩太濃厚之因素，從第十期開始就改成《覺音》；滿慈，〈我們的態度〉載於《覺音》第十期，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頁一。
44. 竹摩，〈華南覺音的希望〉載於《華南覺音》第二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頁六。
45. 何建明，〈竺摩法師與澳門佛教文化〉載於《澳門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頁九十六~九十七。
46. 盧友中〈澳岸甘露方外結因緣——追求竺摩法師在澳門遺留下的蹤跡〉載於《竺摩法師與澳門》，澳門：文化局，二〇〇九，頁十七。
47. 竺摩，〈關於本刊的遷居及其他〉載於《覺音》第十三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頁二。
48. 楊慧貞，〈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收於《覺音》第十四期，一九三九年六月，頁二十~二十三。
49. 巨讚，〈宗教與民族性〉收於《覺音》第十四期，一九三〇年六月，頁九~十。
50. 太虛，〈佛教與國際反侵略〉收於《覺音》第十五期，一九三九年七月，頁九~十。
51. 釋竺摩，〈答畏因君的一封信〉收於《覺音》第十六期，一九三〇年八月，頁三十二。
52. 何建明，〈澳門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頁一三〇。
53. 釋繼旻主訪，黎明口述，地點：香港黎明家，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54. 何建明，〈竺摩法師與澳門佛教文化〉載於《澳門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頁一〇五。
55. 《獅子吼》，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頁三十。
56. 《獅子吼》，第一卷第八、九、十期合刊，頁二十。
57. 何建明，〈近代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http://www.macau-buddhism.org/18/18-6f.htm> (2006/10/21) 瀏覽。
58. 釋繼旻主訪，黎明口述，地點：香港黎明家，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